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八回 菩薩顯靈升上界 韓湘凝定守丹爐

牟尼西來佛子，老君東上英賢。算來佛老總陳言，不怕東搖西煽。神定玉爐凝定，心忙丹灶茫然。總來菩薩且登天，那怕凡人轉。話說韓湘子與那牧童騎在青牛背上，走上山去。一路裡見了些重阜修岩，雲垂煙接；青崖點黛，赭石呈紅。又到一座風山，有穴如輪，冷氣蕭瑟衝颺。湘子覺得坐身不定，那牧童全然不怕，在那青牛背上，有若鷹隼迎風，鵬鷗展翼一般，招搖快樂。轉過東北行二十里，見一菩薩，珠冠垂映，相貌端嚴，在於貝多樹下，敷吉祥草，東向而坐。湘子心念：「仙佛二教，雖有不同，其源則一，我若得果證金仙，菩薩當有靈驗。」念已，石壁上即有佛現形，青螺攢髻，滿月金容，長三四丈許。復行十五步，有青雀五百飛來，繞菩薩三匝而去。頃之，諸天幢幡接引菩薩上昇天界。湘子暗念：「是佛顯靈，我必得道成仙。」牧童道：「五行三界內，惟道獨稱尊，這菩薩是釋迦文佛，昔日我太上老君騎青牛出函關，度化他人中國來，才有此靈異。」湘子道：「你緣何認得他？」牧童道：「莊嚴雖別，心境皆同，這菩薩與我師父常常往來，故此我認得他。」湘子道：「你既認得他，怎的不跟他上天？」牧童笑道：「我跟他去，那個領你去見師父？」湘子道：「這正是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」說話之間，又過了幾個山頭，牧童道：「韓湘，這便是祖師的洞府，仙聖的瑤壇，你怎的還不奔上前去，倒這般從容自在？莫不起一點怠慢心麼？」湘子道：「韓湘怎敢怠慢。」牧童道：「你既有信心，便須勇猛精進。」湘子依命，跨下牛背，燕躍鵲蹊，前奔幾里，才到一個去處。只見岩層岫衍，澗曲崖深，翠柏蔭峰，青松夾岸，素湍委練，蒼樹分綺，飛鳥翔禽，鳴聲相和。那兩扇洞門，半開半掩，一個小道童站在那裡。湘子連忙近前道：「師兄拜揖。」道童答禮，道：「你莫不是蒼梧郡湘江岸口的鶴童麼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叫做韓湘，不是怎麼鶴童。」道童道：「既不是鶴童，我師父不許相見，請別處去罷。」湘子便在門外叫起撞天屈來，道：「我萬里尋師，得到這裡，你怎的這般奚落我？」牧童勸道：「哥，你便與他通報一聲，但憑師父見不見就是，何苦執滯，不通些疏？」道童道：「哥這般說，我便進去報來，若是師父不許你進見，你只索就走，不要在此做賴皮。」湘子唯唯而立，不敢多言。

道童進去，替他稟報鍾、呂兩師。兩師道：「韓湘便是鶴童，那有兩個，著他進來。」湘子進到裡面，朝著兩師拜了八拜，跪倒地上道：「師父，你丟得韓湘好苦！韓湘受盡了百難千磨，方才到得這裡投見師父，望師父慈悲弟子則個。」鍾師道：「韓湘你來遲了，我這裡用汝不著。」湘子道：「師父臨行吩咐弟子說，若要見我，可到萬里外終南山來，故此弟子拋閃身家，越牆逃走，來尋師父，怎麼今日說出用不著弟子的話來？」鍾師道：「我原叫你快來尋我，汝如今來得遲，我另度了別人，所以用汝不著。」湘子道：「弟子背了叔孀，不知路徑，從那萬死一生中間，脫得這條性命出來，故此來遲了些，望師父方便，救度弟子，真是覆載洪恩。」鍾師叫呂師道：「我用韓湘不著，你收他做徒弟罷。」呂師道：「師父且不留他，呂岩如何敢收。」湘子見兩個師父你推我讓不留他，他便哭告道：「師父既不肯收留弟子，是弟子前世裡不曾栽種得，所以該受這般苦楚，說也是徒然，弟子情願撞石而死，以表白弟子一點誠心也，羞回故鄉去見江東父老。」呂師見湘子這般哀苦，便跪告鍾師道：「韓湘既爾堅心，師父將就留他看守茅庵，也不枉他這場跋涉。」鍾師道：「然雖如此，韓湘且近前來，聽我吩咐。」韓湘跪在案前，鍾師道：「我這終南山從來是仕宦的捷徑，有一等狀高的，便隱在此山中，足跡不入城市，不至公門，以博名高。當道的大人敬仰他如景星慶雲。其實他營營逐逐，終日在那裡算計著城市中的名利。兜攪得公事去講的時節，再不說是親戚朋友來央浼他，又不說出自己得些錢鈔，以供酒資，以助放生，祈祝勝會；只說我耳朵裡聞得有這件事，心中為他抱不平，素性又憨直，不能隱默，故此敢寫這書，為這件事表暴一個明白，那當道的大人看了他的書，便說某老先生頗有澹古滅明之風，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，就依他問了。他便暗暗地稱心足意，得了謝禮，置買田產，起造房屋。人只說他是好人。這便是如今世上做鄉官，把持衙門，囑托官府的路頭。有一等巧宦的，見自己做官有些犯了周折，將次要掛入彈章，他便預先棄了印綬，一道煙跑回家來，躲在這終南山中，說道：我無意於功名，隨人彈劾，我只是不做官了。那惠文柱後見他棄了官去，彈章上便不寫他的名字。過得一年半載，見人士冷落了，不提他，他卻鑽謀營乾，依先起官去做。見人只賣弄說：我本無心求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這便是昏夜乞哀，驕人白日的路頭。故此，這終南山比不得那蓬萊三島境界清寧。汝既到此地位，我替汝把那名利關牢拴固鎖，任汝橫衝直撞，榮享一生罷。」

湘子道：「怎麼叫做蓬萊三島？」鍾師道：「蓬萊方丈在海中央，東西南北岸，相去正等，方丈面各五千里，上廣，故曰：崑崙。山有銅柱，其高入天，所謂天柱。圍三千里，圓周如削，下有回屋，為仙人九府治所。上有大鳥，名曰『希有』，南向張右翼，覆東王公，左翼覆西王母，背上小處無羽，一萬九千里。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。故柱銘曰：『崑崙銅柱，其高入雲，圓周如削，膚體美焉。』其鳥銘曰：『有鳥希有，綠赤煌煌，不鳴不食，東覆東王公，西覆西王母。王母欲東，登之、自通，陰陽相須，惟會益工。』上有金玉琉璃之宮，錦雲矚目，朱霞九光，三天司命所治處。群仙不欲昇天者，皆往來此地。」湘子道：「弟子把現成富貴都拋棄如浮雲一般，只求師父領弟子到那蓬萊三島上頭，做一個散仙，也是師父莫大的恩，決不學那妝高巧宦的愚人，以圖榮享，為子孫作馬牛。」鍾師道：「汝心既堅，我當盡心教汝。」口唱《桂枝香》道：

天明月皎，修真學道。今朝領到山中，傳汝真經玄妙。汝把無明滅了，無明滅了。戒言除笑行顛倒，把門牢。五嶽朝天日，金丹火內燒。

呂師亦點動漁鼓，口唱一詞：

心明意皎，工夫不小。只因你宿世根緣，遇著長生正道。把三屍降倒，三屍降倒。形神俱妙且逍遙。慢飲長春酒，方知滋味高。

湘子低頭便拜道：「弟子有緣，得遇師父。」亦唱一詞：

師明法皎，拈香祝告。若得見性明心，才顯恩師傳教。喜穹蒼知道，穹蒼知道。心中情表是今朝，乾坤互換，離坎卦中交。

湘子唱罷，鍾師道：「湘子，你曉得那九還七返大道玄機麼？」湘子道：「弟子愚昧，望師指點。」鍾師道：「金丹者先天一氣交結而成，為母為君，故謂之鉛虎。己之真氣，後天地而生，為子為臣，故謂之汞龍。殊不知二物雖有異名，而乾坤為二物之體，陰陽為二物之根，龍虎為二物之象，男女為二物之形，鉛汞為二物之真，彼我為二物之分，精氣為二物之用，玄牝為二物之門。先天混元真一之氣，實產於二物之內。汞龍、鉛虎，交合神室之中，結成聖胎，神化無方。世人見聞不廣，不辨龍虎二物，若井蛙難，蠱測管窺，安能證無上九極，成太液金丹。」呂師道：「丹訣云：神功運火非終且。又云：晨昏火候合天樞。火為二弦之氣，運為作用之符。子時為六陽之首，故曰晨，午時為六陰之首，故曰昏。晨則屯卦直事，進火之候；昏則蒙卦直事，退符之候。一口兩卦直事，始於屯蒙，終於既未，週而復始，循環不已。一月計六十卦，一卦六爻，並乾坤坎離四卦，計三百八十四爻，以應一年及閏餘之數。乾之初九，起於坤之初六。乾之策，三十有六，六爻計二百一十有六。坤之初六，起於乾之初九。坤之策二十有四，六爻計一百四十有四。總而計之，三百六十，應周天之數。日月行度，交合升降，個出卦爻之內。月行速，一月一周天；日行遲，一年一周天。天樞者，門極也。一晝夜一周天，而一月一移。如正月建寅，二月建卯是也。故曰日月常加戌，時時見破軍。上士至人，知日月盈虧，明陰陽上下，行子午符火。日有晝夜數，月應時加減，然後暗合大道，得成大丹。」湘子道：「蒙師父指教，弟子不敢有忘。」鍾師道：「我們暫上天去，汝且靜坐在這裡溫養丹爐，待過了九日，我們又來看汝。」便引湘子到一個所在，室屋精潔，非常人所居，彩雲遙覆其脊，鸞鶴飛翔其上。正堂有丹爐一座，高廣逕寸，紫燄發光，灼爍窗戶。玉女數人環爐而坐，青龍白虎分據前後。呂師取一蒲團放於堂內西壁，命湘子向東而坐，謹視丹灶，莫教走泄。兩師吩咐已畢，閉門騰空而去。

湘子細視室中，空空洞洞，再無他物，才知此般至寶家家有，不必深山守靜孤。彼托為高遠者，渺茫無涯；妄加作用者，執著有跡。於是閉閤垂簾，盤膝坐定。不及一時，忽有旌旗戈甲，萬乘千騎，遍滿崖谷，呵叱聲驚天動地。內一人，身長丈餘，滿身金

甲，光芒射人，帶領親衛甲士數百人，拔劍張弓，推門直入，怒聲如雷，左右竦劍前逼湘子。湘子視之，漠然不動。金甲者指揮攫拿，拗怒而去。俄而猛虎、毒龍、狻猊、獅子、蝮蛇、惡蠍，萬有千餘，哮吼紛拿，爭前搏噬，或跳躍過其頭上，或盤據其肩，有頃而散。

既而雷電晦冥，大雨滂注，火輪走掣，颺馭盤旋。須臾庭際水深丈餘，其勢若山川崩破，淹沒座卜。瞠目不開，未頃而止，又有牛頭獄卒，馬面鬼王，槍戟刀叉，四面環繞，抬一大鑊，置湘子前，中有沸油百斛，欲取湘子置之鑊中。已而執湘子妻蘆英小姐，摔於階下，鞭捶流血，射砍煮燒。蘆英苦不可忍，泣告湘子曰：「妾與郎君恩愛情疏，非妾之罪，是君修行學道，以妾為陋拙耳。今為鬼卒所執，不勝其苦，不敢望郎君匍匐代乞，能不一言以相救乎？人孰無情，君乃無情若是！」兩淚庭中，且咒且罵。

倏而蘆英不見，鬼卒散逸，見十殿閻君，森坐室中，牽係百十罪囚，跪於庭際，湘子父韓會，母鄭氏皆跪其中。但聞閻君指揮吩咐，熔銅化鐵，確搗礮磨，使囚倍受慘苦，號泣之聲無遠不屆。

未幾，天色皎潔，星辰朗然，諸般奇怪，寂不見形。突有一人，自頭至足，皆是破爛惡瘡，膿水臭穢不可近，強挨至湘子蒲團上頭臥倒，要湘子撫摩拂拭，略略停手，便叫喊狂跌，詐死賣命。湘子只得為之撫摩，其膿水浸淫，沾惹手指，叱湘子吮舔乾淨，方再摩拂。

湘子正在那裡服侍這個臭人，忽見呂師攜一個美貌女子近前，叱退臭人道：「爾是何妖？敢來侮弄我仙家弟子？」臭人惶懼，爬沙遁去。呂師指美女謂湘子道：「此女就是白牡丹之流，我若不得白牡丹採補抽添，也不得成仙入道。今汝功行將成，必須得一個補益先天，方得成九轉還丹，登瑤台紫府，我故此送這個女子來與你，你好為之，不要使鍾師父知道，怪我私心度你。」湘子笑道：「弟子心堅金石，念不磷緇，師父也該鑒察愚衷，怎麼把白牡丹、黑牡丹的話頭來哄弄我？」呂師道：「軒轅黃帝，彩陰補陽，鼎湖上升，群臣皆從。錢鏗娶妻五十三人，生子八十一個，壽至八百，逍遙蓬島。自古來成仙的誰不用著美貌女子補益元陽。況丹經云：『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』又云：『生我之門死我戶，幾個惺惺幾個誤。』正說女子之陰是真玄牝，只要那學道的人洗心全神，曉得三峰直義，五字秘訣，自然撒手過黃河也。我且把三峰講與汝聽。女子口鼻舌為上峰，舌下兩竅內屬心，通小腸經，故心生肝，肺生唾，唾出為液，採取之時啞定女子舌尖，攪他舌底，則玉泉湧出華池，津液滿口，吸彩口內，取他鼻內清氣，送下丹田，灌溉五臟，名曰上蓮花峰。女子兩乳為中峰，交媾之時，以我手撚他兩乳頭，乳得摩撚，則身癢癢，乳竅開通，內有真氣，屬三焦膽中之藥，乳汁流出，咽之，名曰中蓮花峰。女子陰竅為下峰，靈龜入鼎，先須緩緩入步，候女子情動，陰竅開張，津液流出，用兩手緊抱女子，縮肋提腰，吸取精髓，名曰下蓮花峰。那五字秘訣：乃存吸閉抽縮也。一曰存。存者，定其氣也。以心想泥丸宮，存夾脊雙關；咽一二口氣，存想周天，自然氣定，體交而神不交也。二曰吸。吸者，交接之時想玉莖為氣之管，以我口、鼻、玉莖吸他精氣，運至夾脊，透至泥丸宮也。三曰閉。閉者，乃是緊閉人門。人門通天關，天關通命門，若天關不閉，則元神走失。如龜伏氣，百無一失。四曰抽。抽者，緩緩進步，不深不躁，接取精氣。五曰縮。縮者，交接之時，縮肋提腰，縮令上行，不令順下。訣曰：言存便吸，既吸便閉，既閉便抽，既抽便縮。五字不是一時俱用，在人先後作用，隨其緊慢行之，自然長生久視，日月同庚。」湘子聽了這些說話，面紅耳赤，大聲叱道：「你是何方陰怪？敢假裝我師父形象來說這旁門外道，蠱惑世人！」只這一聲呵叱，如雷震天庭，炮響空谷，鍾、呂兩師從空而下，就不見了那個呂師、美女。兩師道：「湘子歷試不回，大丹成矣。」便開爐視鼎，只見蟾朗星輝，簾幃晃耀，珠成黍米，燦爛金花。果然是出世奇珍，萬鎰黃金無處覓；身中異寶，連城白璧也難誇。當下兩師捧置丹台之上，方寸盤中，令湘子遙空禮謝，然後吸入鼻中，升泥丸頂上。他那一股真氣自下元氣海中湧將起來，像風浪一般，與此丹翕然相合，方顯得凡胎俗骨，一朝改換更移，濁氣塵根，今日消磨變化。正是：

學仙須是學天仙，惟有金丹最的然。  
二物會時情性合，五行全處虎龍蟠。  
本因戊己為媒聘，遂使夫妻鎮合歡。  
只候功成朝北闕，九霞光裡駕祥鸞。  
畢竟不知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